

周克希 译文集

Recueil de traductions par Zhou Kexi

Douze nouvelles de Roger Grenier

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

Roger Grenier

〔法〕罗歇·格勒尼埃


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R
e
c
u
e
i
l
p
e
t
r
a
d
u
c
t
i
o
n
s
p
a
r
Z
h
o
u
K
e
x
i

周克希 译文集

Douze nouvelles de Roger Grenier

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

Roger Grenier

[法] 罗歇·格勒尼埃
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Tras los montes

La guêpe

dans *Le silence (nouvelle édition)*, 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61, 1984

Une maison place des Fêtes

Orphée en Tasmanie

Le voisin

L'âge de la retraite

Le combat contre le paravent

dans *Une maison place des Fêtes*, 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72

Vers une autre vie

Les déserteurs

Chère petite madame

Les jeux

dans *La sale de rédaction*, 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77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©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,
2012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9-2012-502号

*Douze nouvelles de
Roger Grenier*

目录

走向另一种生活1

逃兵13

亲爱的好太太31

在群山后面47

节日广场的小屋71

邻居83

整容手术99

奥菲在塔斯马尼亚111

晚境125

胡蜂131

冬季奥运会177

屏风冥想录217

附录：

当今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家（刘绪源）259

Douze nouvelles de
Roger Grenier **01**

走向另一种生活

汽车驶近旅馆停下。那儿正好有个广场，前面还有几幢房子。车子停好后，从车上走下三个男人。他们在进门以前，先看了下旅馆的招牌。大厅里，一个女工在用湿拖把拖地。老板已经站在账台后面，但还没系上领带。三人中的一个对他说：

“能不能请您通知一下玛尔特·R太太，就说我们来了？”

老板把一个插头插进固定在墙上的电话交换机。

“太太，有三位先生找您。”

他听了回答后说：

“R太太过十分钟下来。她还没完全准备好。”

“我回车上去。”其中一个男人说。

另一个往一张扶手椅里一坐，闭上了眼睛。第三个最年轻，长得又高又瘦，他朝大厅里四下打量着，瞧了瞧明信片自动发售机，走去坐在长沙发上，但又站了起来，最后总算找到了一本画报，坐定翻阅起来。

一刻钟后，一个年纪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的女人出现在大厅里，手里提着一只格子花纹帆布箱。她脸色苍白，没有化妆，长长的金发又硬又直，眼睛是铁灰色的。身上穿一套淡灰褐色的女装。在扶手椅上打盹儿的男人立起身，迎上前去：

“您好。”他对她说。

“您好，樊尚·蒂瑟尔。”

“我给您介绍弗雷德·马兰。他就是摄影记者。”

玛尔特·R端详着年轻人。

“您是第一次见到我吗？”

“他刚开始干这工作。”樊尚·蒂瑟尔说。

“通常摄影记者都挺喜欢我。”

“是因为您的眼睛，”樊尚·蒂瑟尔说，“只要能把您的眼睛摄进画面，就成功了。这样的眼睛能穿透报纸的纸背。”

她一只手拿着手提包，胳膊上还挽着条长围巾，另一只手拎着那只格子花纹帆布箱，看上去有点尴尬。她朝账台走去，请老板结账，老板叫来了老板娘。玛尔特·R付清了账单。

“好啦，”她说，“我还该说的就是谢谢你们了。你们真好。”

“这旅馆您满意吗？”老板问。

“满意，这儿很好。”

“那么再见了，太太，下次请再来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下次再见。”

“下次请再来。”老板娘跟着丈夫重复说。

樊尚·蒂瑟尔接过箱子走在女客前面，朝门口走去。到了汽车跟前，他对她说：

“咱俩坐在后座。弗雷德在前面跟司机一起坐。”

他们上了车，司机跟玛尔特·R打了招呼。摄影记者让他们把装照相器材的包递给他，放在自己脚跟前。

汽车开始在巴黎市区行驶。这会儿是早晨七点钟，路上的交通很拥挤。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。尽管你知道这是醒来的首都在开始一天的活动，但望着这情景你还是免不了感到惊异。

“巴黎……”玛尔特·R喃喃地说。

“这个时间糟得很。”樊尚·蒂瑟尔说。

“就是，这个时间糟得很，车子一辆接一辆的没个完。”司机一边说，一边很灵巧地使车子钻进络绎不绝的车流。

汽车终于驶到了万塞纳树林，开得快了起来。

“嗯，总算跟巴黎再见啦。”司机说。

“我没什么可留恋的，”玛尔特·R说，“无非是同一些酒吧和房屋的墙壁告别而已。”

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包高卢人牌香烟，递了一支给邻座的男人。他给她点火。车子颠簸着，她嘴里的烟不住地颤动，他只得握住了她

的手腕。这时，她朝他瞧了瞧，莞尔一笑：

“别担心。我答应过不哭的。”

他也对她笑笑，点点头表示赞许。她倚着扶手靠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把裙子略微往下拉了拉，遮住膝盖，然后就小口地吸烟，望着郊区的景色在玻璃窗外不断地展现。这时候说话是有点儿不方便。车子开得很快，噪声大得很。

有几回，车流又变得很拥挤，汽车又减慢了速度。一路上卡车挺多。有一回，一辆卡车冷不防的从工厂大门里蹿出来，司机只得来了个急刹车。

“皮埃尔是个挺棒的司机。”樊尚·蒂瑟尔说，“我希望您在车上不至于感到害怕。”

“不，我不害怕。再说，我觉得有您在旁边很放心。您的脸，脸上的表情，您的下巴，还有您壮实的身体，您的肩膀……”

年轻的摄影记者回过头来。

“你没见过我还是怎么的？”樊尚·蒂瑟尔说。

“我是在担心那些照片，”玛尔特·R说，“我知道那儿是不许拍照的。我不想刚一去就招惹是非。你们真的非要拍照吗？”

“您是跟报社的头儿说定的。为了这个，他们才付钱给您。要的就是您跨进大门时的照片。不过您别担心。弗雷德人很好。他会小心谨慎地干的。”

“我是为了我的孩子，为了让他们能有那笔钱，才提议让报纸写这篇报道的。我就剩这个还能卖钱，这是我还能给他们的最后一点东西了。”

“您的孩子在哪儿？”年轻的摄影记者问。

“托给她的兄弟了。你别再问什么了。”樊尚·蒂瑟尔回答说。

“是从上次审判以后吗？”年轻的摄影记者仍然往下问。

“是的，从上次审判以后。”

“您去了那儿就再也不出来了吗？”

“我还能怎么样呢？”玛尔特·R回答说。

汽车渐渐地摆脱了拥挤的车流，飞驶在乡间的柏油公路上，两旁时而闪过大片的树木，但再往前就是光秃秃的了。田野远处的晨雾在飘散。快要驶到布里-孔特-罗贝尔时，司机骂了起来，樊尚·蒂瑟尔问他出了什么事。

“前胎瘪了。”

车子减慢速度，停了下来。三个男人下了车。

“我可以留在里面吗？”女客问道，“我并不重。”

司机由蒂瑟尔和摄影记者相帮着，摆好了千斤顶，卸下了备用轮胎。他们就像赛跑会上争分夺秒的选手一样，动作非常迅速。轮胎换好以后，他们在前座下面取出一块揩布，轮流擦擦手。玛尔特·R没有动弹。她蜷曲着身子，缩在座位里。汽车不一会儿就又加足了马力全速前进。

“到那儿得很长时间吗？”玛尔特·R问。

“五小时或者五个半小时吧。三百五十公里。”

“三百五十……”

玛尔特·R闭上眼睛，随即又睁开：

“我原以为沿途都有景色可看，我会挺高兴的呢，再说……”

“这条路的景色不怎么样，”蒂瑟尔说，“甚至可以说挺糟的。”

女客沉默良久，凑着烟蒂点燃了另一支烟。行驶了两小时以后，她诉苦说：

“我冷。”

“咱们可以停一下喝杯咖啡。”樊尚·蒂瑟尔说。

他俯身向着司机说：

“玛尔特·R觉得冷。咱们去喝杯咖啡吧。”

司机拨下暖气开关，一股暖和而干燥的、气味不大好闻的气流弥

漫在车厢里。

“我到特鲁瓦停车。”

那个城市现在并不很远了。几分钟后他们就到了那儿。司机向右拐弯，想找到火车站。

“我想我还记得。”他说，“该是在那边吧。”

火车站终于望见了，汽车驶上前去停在平地上。大家都下车，一路往一家大咖啡馆走去。

看上去像刚翻新过的大厅里，客人寥寥无几。霓虹灯围住的一座钟指着十点缺一刻。一个男人在柜台边上，喝着葡萄酒。一个挺漂亮的女人，不是挨着桌子，而是坐在一边，身旁有一只箱子。她敞开着外套，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。

他们要了几份大杯牛奶咖啡和羊角面包。

“不太累吧？”蒂瑟尔问。

“行，就是有点冷。”

侍者给他们端来东西的时候，那边的女顾客立起身来，提起箱子往外走。他们四人都目送着她。玛尔特·R不吃羊角面包，点了一支烟。

“我抽烟，我抽烟，”她说，“这大概是最后的几支了。”

她默默地吸了几口烟，突然，她的脸变得冷冰冰的，樊尚·蒂瑟尔以前看到过她这副模样，那是当她面对整个社会进行抗争的时候，那种高傲的神情使她的脸绷紧了。她说：

“我不会再叫玛尔特·R了。她们会给我另外取个名字的。”

她摇摇头，就仿佛有什么事让她感到不快，或者有一种过于苦涩的回忆难以甩脱似的。樊尚·蒂瑟尔很熟悉这个动作，当初他曾经一连好几天地设法让她推心置腹地说出隐情来，为的是给她写回忆录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”她接下去说，“那是个谁也不会去注意的名字了。您很年轻（她对摄影记者说），您以前知道我的名字，记得我干过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略为知道点儿。不怎么详细。哦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”

“我在监狱里呆了十年，十八个月前刚从那里出来。十一二年以前，您多大？您父母让您看报上的谋杀案吗？”

蒂瑟尔喊侍者来结账，他付了钱。

当玛尔特·R回到车上时，她说：

“我好多了。”

她对旅途的同伴们笑了笑，又向樊尚·蒂瑟尔问道：

“您的这位伙伴，您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“弗雷德。”

“他人挺好。”

“他人挺好，而且已经是个地道的摄影记者。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，尽提些不该提的问题，把采访记者的工作都给搅了。”

“别发火呀，老爹。”弗雷德说。

“我的决定让人觉得惊奇，这是正常的，”玛尔特·R说，“我在监狱里过了十年，刚出狱，却又决定重新再把自己关进另一个地方，而且这回是没有期限的。这表明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，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容身之地的。其实我是不用花十八个月的工夫就该明白这一点的。”

她又摇摇头，仿佛是在不出声地跟自己争辩，又仿佛是在否认自己刚发现的结论。

特鲁瓦，在咖啡馆里打尖，这些现在都已经甩在后面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沿途的景色变得更加萧条，看上去只见连绵起伏的光秃秃的冈峦，四周则是阴森森的树林。

“这一带真是满目荒凉，”樊尚·蒂瑟尔说，“一派东部景象，只适合当战场。”

可是女客的好奇心几乎没有了。她稳坐在座位上，目光好像消失

在半空中，任什么景观也没法把这目光拉回来。平原，树林，冈峦，相继从窗前掠过，云朵在天际驰骋，乌鸦在田野上空低低盘旋，汽车底下黑色的路面几乎变成了深蓝色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
“几点能到？”

“我想，一点左右吧。”

果然，抵达贝藏松时是一点稍过一会儿。

“这城市看上去挺美。”玛尔特·R说。

他们穿过一座座桥，顺着河沿往前行驶。

“你们说，”玛尔特·R问，“咱们上那儿去以前，先吃个午餐怎么样？”

他们在中央商场周围的两三家饭店门外看了菜单。

“这儿有一家，看上去挺安静的。”司机说。

“安静，”玛尔特·R说，“我有的是安静的时间。”

大家踌躇了好半天，才选定一家饭店。女客点了菜：肉丁酱，鳟鱼，鸭子。

“您尽管点吧，”年轻的摄影记者说，“是报社付钱。”

樊尚·蒂瑟尔介绍她喝普罗旺斯的玫瑰红葡萄酒。玛尔特·R显得很活跃，几乎可以说很高兴。可是，上鳟鱼的时候，她开始一个劲地把鱼戳碎，直弄得盆子里像一摊鱼末糊。

“您不吃？”摄影记者问。

“我觉得不太饿。”

“您该不会泄气吧？”樊尚·蒂瑟尔轻轻地问。

她摇摇头表示不会，叉起一点鳟鱼——一点鳟鱼糊——放进嘴里。蒂瑟尔给她倒了一杯玫瑰红葡萄酒。她推开盆子，点燃一支烟，接着又是一支。

“这回，”她说，“是最后几支了。”

就连摄影记者也没法使谈话重新活跃起来。

大家喝着咖啡。

“您还记得，”她说，“在您给我写回忆录的那会儿，咱俩老喝的那些小杯浓咖啡吗？”

蒂瑟尔蓦地意识到这次旅行有多么荒谬。他很想对玛尔特·R说：“可真是的，您干吗要这么做呢！这年头还有谁会想到这么做呀！”可是他又暗自思忖，如果他这样去问她，她回答时一定会摆出一副早就端整好的模样。她的举止准会是模仿哪部通俗文学作品里虚夸无聊的俗套子。这就是她所能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呗。结果呢，要是他硬要她解释的话，他所能得到的无非是她有点傻，有点头脑简单的证明。他招呼侍者结账。

玛尔特·R打开手提包，取出一支唇膏，在嘴唇上涂了涂。随后她端起杯子，把剩下的咖啡全喝了。放下杯子时，她瞧见上面有个鲜红的唇印。

“我真傻，”她说，“我刚才那么做完全是不动脑筋的。”

她立起身朝盥洗间走去，回来时唇膏已经洗去，嘴唇发白。

“我这样到那儿去要好些。”

他们出了店门，走到广场那儿上车。

“还有十公里。”司机说。

汽车出了市区，驶上一条公路，这条公路跟他们整个上午经过的那些公路一模一样，但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条了；这时，玛尔特·R的脸上起了一种难以觉察的变化。她脸上的线条都错了位。樊尚·蒂瑟尔注意到这种变化，观察着她的嘴角、下巴和眼睛，尽管观察表情是他的职业习惯，可他一下子还是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但终于泪珠顺着脸颊淌下，所有那些游移不定的线条都以一种新的样式固定下来，构成了一幅女人哭泣的脸容。樊尚·蒂瑟尔按住这个女人的胳膊。

公路左边有个岔口，顺着那条小路，他们自上午以来第一次行

驶在树篱中间，觉着真的是到了农村。穿过一个村庄以后，汽车驶上另一条小路，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座修道院。它矗立着，正对着这些旅客，仿佛这条小路就到此为止了。其实，沿着修道院的建筑，小路还在向右继续延伸。

“就停在这儿吧。”樊尚·蒂瑟尔说。

司机把车子停在斜坡边上，大家下了车。他们走过去看了一下修道院的大门。摄影记者在脖子上挂着三架相机。随后几人挨着墙脚一直走到修道院的另一头。他们发现有一个院子的门开着，这院子一面连接修道院的建筑——它的门窗也像大门一样关得严严实实的，另一面连接一个菜园和养着母鸡、母牛的场地。

“咱们进去拍几张照片好吗？”弗雷德问。

玛尔特·R不同意。

他们顺原路回到汽车跟前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。

“可我总得进去的。”玛尔特·R说。

“您走过去按铃，就在有人来给您开门，您跨进大门的那会儿，弗雷德给您拍照。”

“这是您最后的几张照片了。”年轻的摄影记者说。

“可是您不能跟在我后面。您得设法别让嬷嬷们瞧见您。我可不能刚开头就惹出点是非来。”

她先向司机告别，然后向年轻的摄影记者告别，最后，是樊尚·蒂瑟尔。她一头扑进他的怀里。这位记者回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玛尔特·R的情景。她刚从监狱出来，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，因为她穿的衣服腰身收得太紧，肩头太高，那是十年前的款式。这套衣服在监狱保管室里搁着，和她一起度过了十年的监禁生活。他俩一连谈了好几个小时，先是在咖啡馆，然后在街上，再后来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。这初次谈话中，他自始至终显得非常和蔼可亲，以致最后在长凳上那会儿，玛尔特·R在夜色中抓起他的手吻了一下。当时他感到很

羞愧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好；而他为了哄骗她，诱使她把刊载回忆录的权益卖给报社，把自己的和蔼可亲当件武器似的来派用场，这就更坏了。再说，无论是谁吧，为了表示谦卑和感激，居然来吻他的手，这实在叫他受不了。他算什么人，值得让人来吻他的手呢？

玛尔特·R抽出身来，蒂瑟尔最后一次瞧见了她那双灰眼睛，当初使她有名的正是她的案件和这双眼睛——一个没有魅力的女杀人犯是吸引不了公众的。她恢复了镇静，向着大门走去。年轻的摄影记者开始拍照。在拍第二张照片之前，他往旁边一跳一跳地变换位置，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取景框。玛尔特·R撇了铃。稍过一会儿，大门打开了，一个嬷嬷出现在门口。摄影记者站的位置很好，能把两个人都摄进画面。他动作快得像开机关枪，在玛尔特·R进去、大门关上之前，居然抢拍了好几张照片。司机早已回到汽车旁边，正在抽烟。

这一回，樊尚·蒂瑟尔坐在前座上。

“这个女人，挺讨人喜欢的，”司机说，“要不是知道那桩谋杀案，一桩挺可怕的谋杀案，还真该这么说呢……”

“她干吗要进修道院？是对自由感到不习惯了，还是怎么的？”年轻的摄影记者说。

“一个人到哪儿都能安排自己的生活，监狱，修道院，随便哪儿，尤其当一个人饱经磨难，已经上了些年岁的时候更是如此。再往后的一步，就是甚至丧失生活的兴趣，跳进塞纳河完事。”樊尚·蒂瑟尔说。

“不管怎么说吧，”年轻的摄影记者说，“这可是我第一次把一个好端端的女人送进那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去。”

他们到了贝藏松。快要出城的当口，车子停下来加油。

“照这个速度开，”重新上路时，司机说，“咱们过五个钟头就能到巴黎了。”